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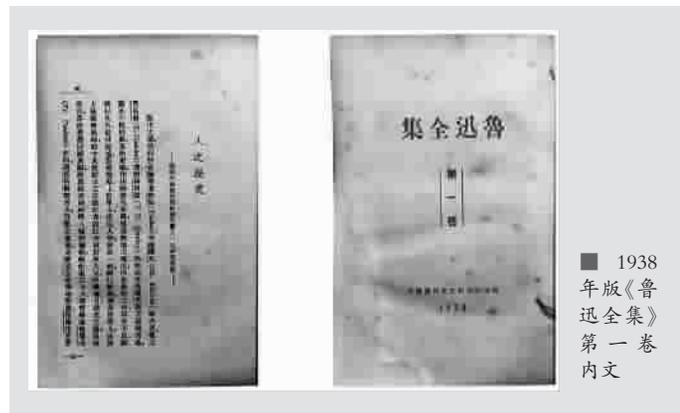
# 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上)

◆ 金洪远

1938年8月,距鲁迅先生逝世一年零十个月,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600万字煌煌巨著,共20册,便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在出版筹备过程中,王任叔做了大量繁重、琐碎的具体工作。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实际上编辑工作,只有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少数几个人在做。”初版《鲁迅全集》的背后,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值得细细咀嚼。

## 王任叔“用力为多”

1936年鲁迅去世后,《鲁迅全集》的出版即被提上日程。1937年5月23日,许广平为此写信给胡适,请他帮忙接洽商务印书馆。胡联系了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后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1937年7月18日成立了纪念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鲁迅全集》。许广平在会上报告了《鲁迅全集》的进展情况,还宣布了编辑组成名单。依次为:蔡元培、马裕藻、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茅盾、许广平等七人。1938年,中共地下党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纂出版《鲁迅全集》。受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共产党地下文委负责人之一的王任叔参加了这项工作。为了对付国民党的破坏,由蔡元培和宋庆龄分别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的正副会长。考虑到“孤岛”环境十分险恶,《鲁迅全集》的整个编辑工作都是在半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中共党员王任叔就是负有实际责任的负责人之一。虽然年轻,但王任叔具备了丰富的创作和编辑经验。早在1924年10月,



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卷内文

23岁的王任叔就担任《四明日报》的编辑,主编副刊《文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1926年7月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在此期间,王任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编纂《鲁迅全集》的工作量十分繁重。首先将许广平保存的鲁迅著作分类整理,兼顾著作的写作年代,筹划每卷所含字数大致均衡。同时,认真研究鲁迅生前对汇编《三十年集》的意见,努力使出版的《全集》符合鲁迅生前的意愿。可以想象,整个编辑工作不啻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据周海婴回忆,鉴于当时日军在虹口一带的肆虐,鲁迅生前,就“曾提出要赶紧搬离虹口。并嘱咐幼弟周建人到租界去租赁新居,只要他相看中意,不必再让父亲复看,定租便可”。(周海婴《鲁迅与我70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

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逝世。同年11月上旬,许广平在作家萧军和萧红的介绍与协助下,搬到法租界霞飞坊64号(今名淮海坊,淮海中路927弄)。那时二萧正住在霞飞坊沿环龙路(今南昌路)一边,是临街楼房的三楼。在编辑《鲁迅全集》的这段时间里,王任叔经常白天从居家虹口的东体育会路赶到淮海坊许广平住处,做鲁迅著作的分类整理和编校,夜晚便伏案撰文为家庭的“稻粱谋”爬格子。1938年春天,他的夫人又生了孩子,家庭花费增加,他依然早出晚归,全身心地投入编纂工作中。有时在晚饭后一手抱着幼儿,一手奋笔疾书,甚至通宵达旦。在编纂团队里,从1938年初起,许广平与王任叔一道,以霞飞坊的亭子间为编辑室,日夜忙于编校,并找出原稿或初版本进行订正。同时,又随时与胡愈之、张宗麟以及胡仲持、黄幼雄、陈明等在底楼客堂碰头,就筹款、出版、发行的具

体问题进行商议。

编纂工作分为四个步骤:一是集稿,将鲁迅先生单行本之外的散佚者集中起来。二是抄稿,王贤桢抄录《集外集拾遗》《月界旅行》《山民牧唱》,邵文谔与家人共同抄录《嵇康集》,郑振铎、吴文祺标点《会稽郡故书杂集》,王贤桢、单亚庐等抄录《古小说钩沉》。三是编辑,参照鲁迅生前为自己文集编的体例,精心设计。这一部分是全集的核心,郑振铎、王任叔、许广平做了主要工作,既考虑到了创作部分,也兼顾译文,可以说基本反映了鲁迅文化活动的全貌,这是编纂鲁迅全集的重头戏。四是校对,除了王任叔担纲外,还有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唐弢和柯灵,以及蒯斯曛、林珏夫妇、吴观周、许广平等。几位年轻的作家夜以继日,为按期付印尽心尽力。

出版家、作家蒯斯曛先生回忆说,“王任叔当时好像在编《译报》的《大家谈》,此外还有别的工作,是一个忙人,但他在全集的编校上负着相当大的责任。他虽然不是跟我们整天集在一起工作,但是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单就校对方面说,他就是随身带着清样,有空就看,每天能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多久,就来多久。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急急忙忙钻进许先生家二楼的亭子间,马上坐在他的桌子前,拿出清样就读的那个样子。”(《上海“孤岛”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说:“最后一次清样,则由王任叔、蒯斯曛两先生担任。”王任叔的外孙毛裕俭先生对笔者说,外公王任叔有

一次在家说,繁重的工作白了自己一半头发,耳鸣不断,忙得连坐黄包车的时候还在审看清样。据周海婴回忆,“全集的日常编校相当忙碌。校对按流水作业,初校二校大家做,末校定稿由王任叔和母亲等人负责。印刷厂打出校样,印在一种薄质纸上,半透光,背面粗糙不能印刷的。校对错字用红墨水,也有用毛笔、蘸水钢笔的。改正后速送印刷厂修改。在校对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具体问题,比如文章有些用字,父亲有他的习惯和历史因素,而校对的朋友也有他的习惯用法,往往按自己的理解改“正”。这样,末校的负责人就比较辛苦,若不对照原稿,只顾一路顺畅地看下去,比错别字更难发现。”

在国民党军队西撤,日寇尚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二三年间,在上海租界里展开了一场敌我半公开战斗。1938年《文汇报》2月10日在租界创刊伊始,日伪特务向报社投掷炸弹,当场炸死发行部职员一人,报社同人不为所惧,将大门和窗子拉上铁栅栏坚持战斗。王任叔有感而发,撰写了一篇《真理的被袭》文章,给予日伪势力针锋相对的回击,不日在文汇报社柯灵主持的《世纪风》副刊发表。险象环生的生存环境,当时郭沫若、茅盾等一批文坛领袖人物都到内地去了,留在上海的资深作家郑振铎、王统照、陈望道、夏丏尊等都是在那儿。王任叔竟然署上真名实姓,大写《论民众运动的必要》《怎样回答敌人的恫吓》等文章,骂日寇,斥汉奸,敌伪对他恨之入骨,暗杀上海抗日分子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三便是“王任叔”。

## 上海方城

余之



### 35.办一个老人福利院

那天晚上,“皇宫”大屋里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曼丽说:“梅香妹子从来既没做过老板,今朝才真正算是‘咸鱼翻身’了。”小丽说:“梅阿姨不得了,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了。”梅香说:“什么百万富翁呀,我这一把年纪了,还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又不能带进棺材里去的,大家都不是在说么,钱这东西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吗?我要办一个老人福利院,就是要让更多的老人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幸福的晚年,干说万说,身体第一条,身体是‘1’,钱是后面的‘0’,零再多,如果‘1’倒了,那余下的不全是‘0’么?”曼丽说:“现在社会流行叫‘老板’,‘董事长’,阿拉从明天开始就叫梅香为‘梅老板’了。”梅香说:“啥个梅老板,多难听,搓麻将就怕‘霉’。”曼丽说:“那叫啥呢?我看电视上的福利院通通叫负责人为‘老师’的,那阿拉就叫‘梅老师’好了。”“梅老师,也不好,又霉又叫,还要老输,勿好,勿好。”梅香说:“还是老样子,原来叫啥就叫啥,办个福利院是搞福利的,又不是升官封爵?一帮子老头老太在里面搓搓小麻将,弄弄白相,修身养心,安度晚年,这才是阿拉所要咯,小辈在外面奋斗也会安心。”“梅香阿姨讲得有道理,我举双手赞成,鼓掌!”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小丽说:“梅香阿姨讲得精彩,是因为现在的开明领导、老板都在提倡讲低调,有腔调,选个就叫新式领导梅老板的腔调。”说得一桌人大笑起来。

“依个小姑娘,明表扬暗开涮我么,下趟叫阿拉宝宝拨依穿小鞋。”梅香说。小丽惊叫道:“勿来三,勿来三,我宣布投降,彻底投降!”曼丽笑着说:“看来阿拉小丽也有软档,勿要看伊平常嘴巴老来兮,到了刀口上马上勿来三哉。老公,依讲呢?”龙彪假装没听到,曼丽在桌子下面踢了龙彪一脚,“依听到吗?小丽听到宝宝的名字,就要投降?”龙彪说:“投降就投降,选个又勿难为情咯,啥人吃煞塌啥人,啥人就投降,比如讲依吃煞塌我,

依就投降了嘛。”曼丽又是狠狠一脚,“依讲啥?我吃煞塌依。”说着,曼丽要去拉龙彪的耳朵。龙彪急忙弯腰讨饶:“好,好,我讲错了,是我吃煞塌依,我吃煞塌依。”曼丽这才得意地笑了起来。

转面问柳梅:“听说依要到外国读书去了,阿拉小丽也要到宝宝的广州公司去工作了,小人都从阿拉身边走脱哉,留下来都是阿拉一些老头老太,妖气煞了。”小丽说:“有啥个妖气?梅香阿姨勿是要开办福利院了嘛,天天搓搓小麻将,勿要太开心噢,神仙过的日脚。”柳叶说:“我最近在市里听到了一个消息,阿拉这块地段可能要通地铁,如果规划下来,有可能阿拉的老房子要动迁了。”曼丽说:“动迁好,动迁了,就好搬进高楼里去了,马桶也好消灭了。”梅香说:“最要命咯就是沐浴,一桶一桶水往楼上搬,哪能吃得消。”龙彪说:“将来马桶也成了老古董,成了稀有的收藏品了。”曼丽说:“依又要瞎讲了,要末依去做马桶收藏家吧。”龙彪说:“啥个瞎讲,我前两天在一张小报上看到是有人在收藏马桶,真是出怪了。”小丽推了一把龙彪说:“老爸,依专门欢喜看马路上的小报,小报上的闲话勿好相信咯?要末成立上海民俗博物馆倒是老百姓欢迎咯。”梅香说:“小丽讲得对,成立民俗博物馆好,麻将本也是上海民俗的一种,麻将也是国粹,各种质地的麻将牌、各地多种多样的打法以及围绕麻将的各种故事,倒是可以成立麻将博物馆的。”柳叶说:“依选个建议倒是很有创意的,有意思,阿拉将来成立起来的福利院,可以兼麻将博物馆的,我来收集各种各样的麻将故事,可以写一本《中国麻将史》了。”梅香说:“将来阿拉可以搞麻将大奖赛,一改麻将赌博为麻将健身,搓卫生麻将,性情养心,颐享天年。”柳叶说:“成立梅香福利院兼麻将博物馆好。”龙彪说:“柳先生把将来的福利院名字也起好了,就叫‘梅香福利院’!”“好,好!”众人一齐拍起手来。

曼丽说:“我今天也有一个创意,阿拉选个客厅里将近有二十年既没搓麻将了,今朝夜里阿拉不仿来个麻将大奖赛预赛,热身身。”龙彪说:“我看依是手痒了,好,我陪依!”梅香说:“我也算一个!”柳叶说:“我陪太太上阵!”这天夜里晚饭后,“皇宫”大屋里重新响起了麻将声……邻里们一个个伸进脑袋来张望。

### 12.一只鹅

每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总会一大早匆匆出门,那是他赶去八埭头买春卷皮——当年的春卷皮可是个稀罕物儿,唯有春节那几天才有供应。或者,他便是去三角地小菜场买菜了——据说那儿供应的花色品种齐全,虽然一样地凭票供应。其实,父亲骨子里是个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只是限于条件罢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哪来这么多的讲究?说到底,不过是穷讲究而已。无奈父亲直至晚年,秉性依然不改。

那一年春天,父亲下班回家带回来一只硬纸盒,打开来看,竟然是一只小小的鸭子,一团黄绒绒,仰头啾啾叫,真让人一眼便爱上了它。父亲说,它是鹅。可是当我把这很像鸭子的鹅捧进盒子放下地,它却一拐一拐东倒西歪地朝前走路。父亲说,厂子里的同事在厂门口买了它,放在车间里任它乱跑,结果不知喝了什么脏水,顿时瘫在地上,同事说肯定养不活了,便把它扔了。父亲见它还有一口气,于心不忍,将它放到了硬纸盒里,不断地给它喂水,这才渐渐有了转机,会叫了,也会走路了。

我更动了恻隐之心,立马便把它捧在手里,奔向了石家浜的河畔田头。我当然不会想到,就从这一刻起,我将很历史地充当一回“丑小鸭变天鹅”的见证人。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那一份缘。起初,把它捧在手心里;后来,放在竹篮里;再后来,用一根细长的青竹竿赶着它走;再再后来,它会十分自觉地一摇一摆紧紧跟着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丑小鸭很快便褪去了那一身黄绒绒的胎毛,长出了硬硬的雪片也似的羽毛,仿佛换上了战士的戎装,真漂亮。个子也一个劲儿往上窜,变得高大又威武,尤其是头上那一冠红红的顶戴更增添了几分战士的魅力,故而好斗,动不动就把长长的脖子笔直一伸,“吭吭”大叫着朝一切胆敢侵犯它领土领空领海的不速之客奋不顾身地直扑过去,够威猛。

春去秋来,丑小鸭早已出落成为一头漂亮的天鹅。当然,它的食量也很惊人,脖子一探,“刷”地一下,一大片青草便下了肚,如同

割草机一般。眼瞅着常常吃得脖颈处直线鼓了出来,犹自大快朵颐不停顿,厉害着呢。

挑野菜时,它是你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它在小河里抖动一身雪白的羽毛嬉水时,它是它最忠实的铁杆粉丝;日落西山时,它一边伸长头颈昂首“吭吭”叫唤,一边会拽你的裤腿催你回家。于是,它在前头带路,我挥舞着竹竿在身后跟随,上桥,下坡,越过马路,

走进工人新村,一直步入家门,它自会乖乖地钻进窝去。

好通人性的生小灵呵。我们俨然成为了一对好朋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那个夜晚,好像是一个梦,但愿是一个梦。隐隐约约朦朦胧胧,似乎是母亲在叹气,说,你要把鹅卖了,可儿子怎会舍得?又是一声叹息,仿佛是父亲,说,不卖怎么办?天凉了,送当铺的秋衣要赎出来……忽然又是奶奶的声音,说,尤师傅要娶,我看还是今天夜里送过去吧,明天当着孩子的面,你们做爹当娘的怎么下得了手……

一切都是若隐若现,一切都是飘来浮去。一切仿佛是真的,一切又好像是假的。只缘我在那个晚上太困,怎么也醒不过来。

第二天一早,虚无缥缈的梦忽然变成了很残酷的现实。刚睁开眼睛,先是听到父亲像在和谁吵架似的大嗓门,哎呀,这鹅,鹅怎么不见了?接着是母亲惊慌失措的声音,啊呀呀,是不是给黄鼠狼偷走了?奶奶好像在跺脚,怪不得昨天晚上我老是听到吱吱嘎嘎的声音,一定是黄鼠狼干的坏事!我连忙下了床,父亲母亲一起奔了过来,说,鹅,你的鹅,给黄鼠狼偷走了!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抬起头看着父亲母亲。父亲的脸色陡然变得像冰一样寒透三尺,母亲的脸色冷丁变得如火一样红透半边。

我想起了昨夜的梦。我号啕大哭。奶奶慌了,迈着小腿急急赶了过来,一会埋怨父亲没有关好鹅窝的门,一会让母亲今天晚上一定要逮住黄鼠狼。一边唠叨,一边抓起毛巾擦我的泪水。

这天,我破天荒没有去小菜场。没有去上学。也没有去挑野菜。

## 工人新村

管新生

